

杜少陵詩分類集註

十一

古
送別類
慶賀類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09
12



文章 17
W109
12



昭和六年二月一日贈
土岐善庵

010185191597.

刻杜少陵先生詩分類集註卷之十一



錫山二泉邵 寶國賢父集註

同邑最木過 棟汝器父參箋

三吳雲望周子文岐陽父校梓

五言古

送別類

送高司直尋封閬州

司直官名臯陶作士正五刑周秋官之正
秦為廷尉漢因之北齊改為大理置正卿
少卿各一人唐加少卿二人正一人丞六

人主簿二人司直六人評事十二人覆理
御史檢核事有疑讞則叅議之

丹雀銜書來暮棲何鄉樹驂騮事天子辛苦在道路
司直非冗官荒山甚無趣借問泛舟人胡為入雲霧
與子姻婭間既親亦有故萬里長江邊邂逅一相遇
長卿消渴再公幹沉綿屢清談慰老夫開卷得佳句
時見文章士欣然淡情素伏枕聞別離疇能忍漂寓
良會苦短促溪行水奔注熊羆咆空林游子慎馳騫
西謁巴中侯艱險如跬步主人不世才先帝常特顧
拔為天軍佐崇大王法度淮海生清風南翁尚思慕

公宮造廣厦木石乃無數初聞伐松栢猶卧天一柱
我病書不成成字讀亦誤為問我故人勞心練征戍
賦也銜書來周時赤雀銜書集于周社文王再拜
受之事天子列子周穆王駕八駿之乘右服驂騮
左騃騃耳驅馳千里此言高司直通籍事主故以
丹雀驂騮比之甚無趣司直本華選之宮今在荒
山甚無意趣也姻婭詩瑣瑣姻婭則皆膺仕註壻
之父曰姻兩壻相謂曰婭亦有故言非惟親戚亦
舊相知也邂逅不期而遇也消渴再沉綿屢言司
馬相如有消渴病劉公幹詩余嬰沉錮疾竄身清

漳濱公引以自况也得佳句枚叔見司馬太子還寄詩喜而謂室家曰不意開卷得此佳句瓊瑰南金不足貴也咆長嗥聲長騁曰馳亂馳曰驚巴中侯謂封閩州指高司直也半步曰跬言其路險不能濶步也主人亦指司直言先帝泛言天軍禁軍也疑高嘗佐禁旅之任王法度司直在玄宗朝嘗擢之為禁軍副將持軍嚴整故曰崇大也淮海在揚州分野司直必嘗宦遊於此南翁公自謂也公宮凡官府貴處謂之公宮左傳構其公宮此言封閩州事也天一柱神異經崑崙山有銅柱其高入

天所謂天柱也此言人材衆多高司直之大材尚未用而卧也書不成公自言有病而書不成字雖成亦糝糊錯亂而不可讀也郭贄久疾書不成字歎傾倒側月餘自讀亦不能識而况兒童耶故人亦指司直言征戍即司直所統遠行戍守之兵○公送親故高司直由內臣而出封閩州刺史也言丹雀銜天詔而來不知夜宿何鄉之樹驂駟固宜從容以事天子今乃馳驅於道路正猶司直本非冗餘之官今出封荒山甚無意趣借問操舟之子胡入雲霧之間况予與高子非直婚姻至親抑亦

相知舊交不期萬里江邊邂逅相遇于時自恨一身多病許久沉綿今得清談老懷甚慰開卷而讀甚覺新奇遠方忽見文章之士欣然叙素情淡忽聞別離于伏枕之時因嘆誰能甘忍漂泊如此良會無幾又驚別去隨溪而行奔注無窮又聞熊羆魚于空林游子馳騫之當慎即受巴中之侯須行跬險之步且君才不世而帝眷常加拔佐天軍欽崇法度曾官淮海處處清風衰老山翁時時思慕既封于閬須作公宮初聞松栢之伐猶有天柱之存但僕多病難書聊通問答之箋以申勸勉之意

爾

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廣

魏六丈名佑交廣今廣東廣州府一名交州府即廣州府屬縣

賢豪贊經綸功成空名垂子孫不振耀歷代皆有之
鄭公四葉孫長大常苦饑衆中見毛骨猶是麒麟兒
磊落貞觀事致君樸直詞家聲益六合行色何其微
遇我蒼梧陰忽驚會面稀議論有餘地公侯來未遲
虛思黃金貴自笑青雲期長卿久病渴武帝元同時
季子黑貂弊得無妻嫂欺尚為諸侯客獨屈州縣卑

南遊炎海甸，浩蕩從此辭。窮愁仗神道，世亂輕土宜。
解帆歲云暮，可與春風歸。出入朱門家，華屋刻蛟螭。
玉食亞王者，樂張遊子悲。侍婢豔傾城，綃綺輕霧霏。
掌中琥珀鍾，行酒雙逶迤。新歡繼明燭，梁棟星辰飛。
兩情顧盼合，珠碧贈於斯。上貴見肝膽，下貴不相疑。
心事披寫間，氣酣達所為。錯揮鐵如意，莫避珊瑚枝。
始兼逸邁興，終慎賓主儀。戎馬暗天宇，嗚呼生別離。
賦也。賢豪暗指魏徵言，鄭公徵之謚號，佑其四世
孫也。常苦饑，安鯨長，大常苦饑寒，負薪拾黍，未嘗
不帶書，暇即誦習，後以三傳馳名，公引之以比佑。

也。見毛骨，嵇康謂其友曰：瑯琊王毛骨非常，殆非
人臣之相。麒麟兒，僧寶誌見徐陵謂曰：此兒天上
石麒麟也。貞觀，唐太宗魏徵多所獻替，犯顏直諫，
議者謂雖賁育不能過行色。猶言行李，謂魏徵家
聲蓋於天下，而佑今為卑官，何其微也。莊子：孔子
見盜跖歸，遇柳下季，曰：今日車馬有行色，得微往
見跖耶？蒼梧縣，今屬廣西梧州府，有餘地。莊子：庖
丁告文惠君曰：今臣之刀十九年矣，中其肯綮，其
於遊刃必有餘地矣。青雲期，言貴達如在青雲之
上，自笑所期之遠也。元，同時。漢武帝蜀人楊得意

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相如，遂加禮遇。引此而言佑，雖能文，不如相如之遇主也。蘇秦字季子，未用時，黑貂裘敝，又出遊數歲，大困而歸，妻不下機，嫂不為炊，後乃佩六國相印。諸侯客言佑出入諸侯門下也。炎海甸交廣，乃南方炎海之地，王畿千里之外，五百里為甸，服浩蕩，謂交廣地方曠遠也。神道正路也。輕土宜，謂世亂而輕去鄉里，亦其宜也。朱門，諸侯之門，刻蛟螭諸侯之屋，刻此像也。此下九句皆言

煙須作輕

侯家之富貴也。樂張諸侯宴客而作樂也。游子悲悲故鄉也。艷傾城，言其容貌之美。煙霧霏，言其衣服之盛。琥珀，一名江珠，松脂入地，千年為琥珀，色如血，可以為盃蓋寶類也。兩情，少府諸侯之情也。珠碧交廣之所有者，得主人之心，故以此贈也。上貴下賤，諸侯與僚屬也。披寫間，謂賓主心相合也。達所為，得行已志也。鐵如意，可以錐擊者。珊瑚，枝海中所出之寶。晉石崇與王愷爭富，武帝每以珊瑚樹助愷，高二尺許，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以鐵如意碎之，錯揮四句戒之也。末二句惜其去也。○

公以魏佑身為卑官遠之交廣故送此詩言昔者
賢豪佐國之功竟為空名之建若子孫不振無代
無之今惟鄭公四世之孫常受饑寒之苦毛骨超
出於群中麒麟特降於天上樸直之家聲雖盛當
今之行色甚微我也遇於蒼梧之野忽驚會晤之
稀顧其議論有餘諒其公侯必得愧黃金之虛想
笑青雲之自期病渴長卿實與武帝而同世敝貂
季子每為妻嫂而笑欺今君初登仕路尚為諸侯
之客而惟屈于州縣之卑南遊浩蕩避亂窮途歲
暮可以解帆春風可以歸騎今以君之高才必得

幸於富貴之家而兩情以洽必歡契於上下之際
而才氣以行但當戒伎求之氣勿為如意之待人
慎賓主之儀毋逞英雄之逸興尤可悲者方今戎
馬紛紜吾與六丈生離馬爾

別張十三建封湖南觀察使韋之晉辟參謀

張十三名建封少隨父玠客隱兗州時公

父杜閑為兗州司馬有契好湖南觀察使

韋之晉辟署參謀故公與別

嘗讀唐實錄國家草昧初劉裴首建議龍見尚躊躇
秦王撥亂安一劍搃兵符汾晉為豐沛暴隋竟滌除

林詩集詩 卷十一
宗臣則廟食後祀何踈燕彭城英雄種宜膺將相圖
爾惟外曾孫個儻汗血駒眼中萬少年用意盡崎嶇
相逢長沙亭乍問緒業餘乃吾故人子童州聯居諸
揮手灑衰淚仰看八尺軀內外名家流風神蕩江湖
范雲堪結交嵇紹自不孤擇材征南幕湖落回鯨魚
載感賈生慟復聞樂毅書主憂急盜賊師老荒京都
舊丘復稅駕大厦傾宜扶君臣各有分管葛本時須
雖當霰雪嚴未覺枯栢枯高義在雲臺嘶鳴望天衢
羽人掃碧海功業竟何如

賦也唐實錄唐國史也草昧天下未治時也唐藝

文志高祖實錄三十卷貞觀實錄四十卷公所讀
者以此故知草昧時事首建議初高祖鎮太原劉
文静裴寂首建議勸帝舉大事帝猶不允次子世
民贊之遂起兵秦王世民封號撥開也謂撥開其
亂漢紀撥亂反正一劍漢高祖持三尺劍以取天
下揔兵符執天下兵權也汾晉唐高祖故鄉今屬
山西平陽府猶漢高起于豐沛今屬南直隸徐州
宗臣漢以蕭何曹參為宗臣公以裴劉比蕭曹故
曰宗臣廟食配享於廟也何踈燕言子孫不顯達
也英雄種指建封外曾孫建封乃劉文静外孫個

儻言其不羈之才也。汗血駒，天馬之種，其汗如血。盡崎嶇言少年雖衆用，意無若建封者。長沙亭在今湖廣長沙府，緒業世業也。故人建封父也。唐諸語助辭，詩曰：居月諸內外，以張氏劉氏言堪結交。梁范雲，高祖未得位時與之甚善。高祖即位，雲常侍燕高祖，謂其子臨川王宏等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申四海之敬。今為天下主，此禮既革，汝宜代我呼范為兄。二王下席拜，與雲同車還。尚書省時人榮之。雲好節尚奇，專趨人之急。少時與領軍長史王駭善，駭亡於官舍，貧無宅居，雲乃迎喪，親為

含飲，自不孤。嵇康於山濤交好，康臨刑，謂其子紹曰：山公在，汝不孤矣。公得建封，可以託其子。故引之征南。幕時，韋之晉為征南大將軍，舉建封為其幕府參謀官，建封不樂居其職，思欲他往。如湖水落而鯨魚回去也。鯨魚之至大者，賈生慟賈誼，平屈原賦，彼尋常之汙濁兮，豈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于螻蟻。樂毅書，樂毅為燕伐齊，燕惠王疑之，使騎劫代毅。毅畏誅，遂降趙。惠王遺毅書且謝之，毅亦報書焉。夏侯玄見其書，以為知幾合道，以禮終始。急盜賊荒，京都人君憂盜賊為

急故以師久無功為老而以京師荒蕪為慮耳復
稅駕言主憂臣辱之時勉建封之必往毋止息於
舊丘也稅駕謂解駕將休息也各有分本時須言
管仲之於齊諸葛亮之於先主各有定分正宜須
以成功也此又勉建封之行須待也栝栝栝栝
葉松身即今之檜樹言節操堅貞不以歲寒變易
也禹貢柝榦栝栝嘶鳴駿馬聲以駿比建封可以
致遠也羽人神仙也以其飛騰如有羽毛然掃碧
海十洲記蓬萊山在碧海之中水皆碧色故曰碧
海言當此之際建功立業如仙人掃碧海甚難用

力也○公因故人之子張建封將赴湖南叅謀而
別以此詩言嘗讀唐時實錄見其國家草昧之初
劉裴合謀首建興王之議高祖尚或猶豫于時秦
王抱撥亂之姿一劍搃天下兵柄以汾晉為興王
之地暴隋之穢為之滌除是以宗臣俱享廟食今
其子何乃踈荒至如彭城英雄之種宜膺將相之
圖今子倜儻如汗血之駒吾所見無如子者相逢
乍問始知為故人之子其情義慤懃誠可交之范
雲不孤之嵇紹也豈非予之幸哉今也南征有湖
落之感將有賈生樂毅之陳蓋以王家多故大厦

宜扶之故耳。然當知君臣相遇有時，益勵歲寒之操，効力銘功，有道懋成，撥亂之勲，則所仰承廟食之裴劉者，端有望矣，可不勉哉。

別唐十五誠因寄禮部侍郎賈

賈至公，故人也。貶岳州司馬，寶應初召轉

禮部侍郎

九載一相逢，百年能幾何。復為萬里別，送子山之阿。白鶴久同林，潛魚本同河。未知樓集期，衰老強高歌。歌罷兩悽惻，六龍勿蹉跎。相視髮皓白，况難駐羲和。胡星墜燕地，漢將仍橫戈。蕭條四海內，人少豺虎多。

少人慎莫投，多虎信所過。饑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子負經濟才，天門鬱嵯峨。飄飄適東周，來往若崩波。南宮吾故人，白馬金盤陀。雄筆映千古，見賢心靡他。念子善師事，歲寒守舊柯。為吾謝賈公，病肺卧江沱。賦也能幾何，古詩百年能幾何。會少別離多，公以天寶十五載丙申避亂與唐相別，至廣德二年乙未，雖閱一甲子而寶九年也。樓集期，劉據送蕭欵曰：與君衰老，又作別未知後會樓集何地，兩悽惻。燕丹送荆軻入秦，別于易水之上，高漸離擊筑，軻歌髮上衝冠，士皆淚垂，蹉跎遲暮也。羲和以六龍

本詩集言 十一卷 三百九十三
駕車御日以行引此以見已之衰老也義和二人之姓堯時義仲和仲堯命造曆法六龍之說誣也引以見時之易過而不可留也墜燕地言安祿山在北方作亂也漢將唐將也唐承漢後故云然也仍橫戈時吐蕃猶未息尚橫戈以防備也戰國策衛行人燭過免胄橫戈而進易子食饑荒之甚也左傳易子而食析骸而爨虞羅虞人羅網也虞人掌園囿之官夫以虞羅而獸猶避之况父子之親而不能相保其荒亂亦極矣經濟才美誠有經綸康濟之才也戴逵送王十書子負經濟之才庠遇

明時胡為把犁鉏老于巖谷乎天門太山之稱嵯峨極高貌太山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此欲其大建功業也東周周平王遷於洛陽故曰東周南宮禮部也指賈至言白馬昔賈逵為禮部侍郎嘗乘白馬故以此稱賈至也盤陀按韻府馬鞍飾也映千古心靡他指賈至言王羲之王獻之筆畫雄勁映絕千古非羊欣輩可比賈書亦然故美之詩栢舟篇之死矢靡他此言見賢之心出於誠也柯枝也言誠不以治亂易其操猶松栢不以歲寒易其枝也江沱江水別出曰沱

時公常有肺疾寓居四川江水之邊不及與賈會
聚故託唐生以致謝○公因唐十五往仕賈公墓
下而別之也言九年纔得一會可嘆百年能會幾
何今馬復為萬里之別故送子於山之阿思昔與
子如白鶴原久同林潛魚原本同河今未知子行
何所棲集使我衰老強作高歌歌罷彼此傷情因
傷歲月易過相看予髮皓白况難駐夫羲和今又
胡星墜地漢將橫戈蕭條四海之內人少豺虎又
多人民既少慎勿輕投豺虎既多任其所過饑荒
太甚易子而食不如禽獸猶畏虞羅今子素抱經
濟之才當建崇高之業飄飄以適東周崩波以速
行色南省賈公實吾故友白馬金鞍恢復梁棟才
高千古好賢以心今子此行諒能用下敬上猶當
堅守歲寒贊助勤勞用匡王國又望為吾深謝賈
公使知卧病江濱勿以重譴我也

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叅軍

錄事叅軍職名居教授之下掌正違失蒞
符印後漢皆太守自辟除及魏隋改郡為
州以州統縣皆吏部選除之

國步猶艱難兵革未衰息萬方哀嗷嗷十載供軍食

庶官務割剝不暇憂反側誅求何多門賢者貴為德
韋生富春秋洞徹有清識操持綱紀地喜見朱絲直
當今豪奪吏自此無顏色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蝥賊
揮淚臨大江高天意悽惻行行樹佳政慰我深相憶
賦也猶艱難詩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步猶時運也
哀嗷嗷詩鴻鴈于飛哀嗷嗷嗷嗷衆口愁聲供
軍食謂軍行而糧食給其餉也多門謂征歛非一
端也貴為德謂愛惜斯民而建德政也富春秋言
年幼也比之於財方未匱竭故曰富洞徹謂聰明
洞達而見徹蘊奧也紀綱地喬琳歷四川刺史嘗

謂錄事參軍任紹業曰子綱紀一郡能劾刺史乎
故六帖亦謂綱紀掾豪奪吏謂豪橫強奪之吏也
管子凡輕重散歛以時平準故大賈富家不能豪
奪吾人也無顏色不敢復作威福也蝥賊害苗之
蟲食根曰蝥食節曰賊以比豪奪之吏也詩去其
螟螣及其蝥賊悽惻相別而淚天亦憫恤也樹立
也佳政即禁豪吏等政也此又勉其立善政以慰
所望也○公送韋諷遠佐閬州之作言國步艱難
兵革未息萬方之民無不嗷嗷而天下十年盡供
軍食民窮財盡上下誅求是以衆官皆務剝割無

暇以安反側。誅求之政何出多門。惟有賢人則專
為德。若我韋生。春秋方富。實能深識乎事。幾執守
紀綱。喜見朱絲之能直。遂令豪吏從此無顏色。頓
使小民自此無螫賊。上以杜奸吏之侵漁。下以釋
斯民之困悴。故我送別之情。有以感孚乎天意。惟
欲佳政之立。遂以副吾之望而已。

送率府程錄事還鄉

率音帥

唐六典。太子左右衛率府。有錄事參軍一
人。掌監印發付勾稽。本隋置。唐因之。時程
攜酒榖相就取別。故送以詩。

鄙夫行衰謝。抱病昏妄集。常時往還人。記一不識十。
程侯晚相遇。與語才傑立。薰然耳目閉。頗覺聰明入。
千載得鮑叔。末契有所及。意鍾老栢青。義動脩蛇蟄。
若人可數見。慰我垂白泣。生別無淹晷。百憂復相襲。
內愧突不黔。庶羞以調給。素絲挈長魚。碧酒隨玉粒。
途窮見交態。世梗悲路溢。東風吹春水。泱莽后土濕。
念君惜羽翮。既飽更思戢。莫作翻雲鶻。聞呼向禽急。
賦也鄙夫卑賤之人。公自謂也。才傑立。徐穉角立
傑出。薰然。公自幸見程如香草薰人。聰明頓啓也。
得鮑叔。管仲與鮑叔交。誠千載一得者。而公自言

至老得如管鮑之交喜見程侯之深也老栢青言
其貞靜之操脩蛇蟄言其歸鄉如龍蛇之蟄以藏
身脩長也若人猶言是人指程也垂白白髮下垂
言老也揚侯與杜業書誠哀老姊垂白晷日光也
言光陰迅速無淹留也突不黔揚子墨突不黔黔
黑也凋給謂程念公之貧故攜酒殺以相別也碧
酒酒之色也玉粒米也戰國策粒米如玉交態猶
世情鄭當時一貧一富廼知交態公言身在窮途
而喜程君之見過也悲路澁世猶兵亂故悲程君
歸途之阻澁也潘正叔詩世故尚未夷嶮函方險

澁吹春冰祿山作亂於東方故云東風冰有兵革
之象故曰春冰泮水多貌莽草深貌世亂故水草
傷地而土濕言率土之民皆陷於塗炭也戢歛藏
也向禽急恐其舊性復奮也末四句戒之也○公
因程錄事攜酒就別而送之也言我鄙夫行步向
衰抱病而昏妄交集常時往來之朋十止記識其
一如程侯晚得相逢與語才能傑出薰然耳目俱
開頗覺聰明頓入予今千載得一善交末契果有
所及然其歸鄉之意既鍾則如老栢之青潔身之
義既動誠若脩蛇之蟄若人可使數見故我垂白

下泣可憐生別畧無淹留致使百憂遂復相襲方
且內慙突不及黔反蒙庶羞調給絲繩繫魚碧酒
玉粒當此窮途而始見交態唯悲世梗而歸途艱
澁于今東風尚吹春冰泮莽皆濕下土君之此行
當惜羽毛如鷹既飽更思檢束勿作翻雲之鶻以
急向乎禽庶幾時止之大道爾

贈別李十五丈

李十五丈即李秘書文嶷也公嘗有奉寄
二首約其來會時公在夔故又別以此

峽人鳥獸居其室附層巔下臨不測江中有萬里船

多病紛倚薄少留改歲年絕域誰慰懷開顏喜名賢
孤陋忝末親等級敢比肩人生意氣合相與襟袂連
一日兩遣僕三日一共筵揚論展寸心壯筆過飛泉
玄成美價存子山舊業傳不聞八尺軀常受衆目憐
且為辛苦行蓋被生事牽北迴白帝棹南入黔陽天
沂公制方隅迥出諸侯先封內如太古時危獨蕭然
清高金莖露正直朱絲絃昔在堯四岳今之黃潁川
于邁恨不同所思無由宣山深水增波解榻秋露懸
客遊雖云久亦思月再圓晨集風渚亭醉操雲嶠篇
丈夫貴知己歡罷念歸旋

賦也。鳥獸居魏都賦。蠻陬夷落。度道而通者。鳥獸之氓也。峽。即夔州之瞿塘。三峽。萬里。船瞿塘。峽在夔州府城東。兩崖對峙。中貫一江。舟行其間。紛倚薄。公自言多病。無所依仗。謝靈運詩。拙疾相倚。薄忝末親。言已與李乃舊親也。等級自言官階不敢與李並也。襟袂連言相知之友。執手同行。則襟袖皆相連也。壯筆稱李之文詞雄壯也。過飛泉。言其文思溢發。過於飛泉也。曹子建作王仲宣詩。思若湧泉。美價存。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舊業。

傳庾信字子山。父肩吾為梁太子中庶子。掌書記。徐陵及信並為抄撰學士。信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闈。文並綺麗。世號徐庾體。八尺軀。指李言白帝。棹白帝城在夔州黔陽天。黔陽縣今隸湖廣辰州府。時李自夔州起程。由黔陽南昌以省父也。汧公十五丈之父。李勉所封曰汧。時勉為洪州刺史。坐制一方。有善政。金莖露。朱絲絃。言汧公之清直也。堯四岳。堯時分掌四岳之諸侯也。黃潁川。黃霸為潁川太守。有治狀。此二句美汧公之有善政也。水增波。言舟易行也。解榻。即後漢陳蕃待郭林宗事。言

已待李之誠適當露懸之時也。客遊公自謂也。月再圓，公言亦欲辭夔州以他往也。風渚亭，謂與李丈餞別之地。雲嶠篇，謂與李丈送別之詩。昔徐陵醉中作白雲出渚篇，明日酒醒視之，自驚以為神助。陳統見而心降，念歸旋離別之辭。○公送李秘書遠行，省親之作，言峽人差勝鳥獸，其居附於層巔，下臨不測之江，中有萬里之船，多病紛無倚薄，少留且改歲年，寓居絕域，誰慰客懷，開顏之頃，且喜名賢今焉得見，秘書自思孤陋忝奉末親，獨慚品級安敢比肩，人生意氣相合，攜手同行，襟袂必

連一日而兩番遣僕三日而一共酒筵，論展心曲，筆走飛泉如玄成之美，價尚存子山之舊業，猶在不聞竒才八尺之偉軀，常受衆人之憐愛，且君又為辛苦之啓行，蓋為庶事之牽纏，故思親之念興，聿廻舟於白帝，定省之情篤爰入天於黔陽，汧公時方坐制一隅，迥出諸侯之上，肅清封域，蕭然危亂之時，持已清高，正直猶之四岳，潁川公之美政，遠近俱聞，惜不得同往一觀，恨此心無由而達，但見山深水漲，露冷將行，作客雖云既久，戒行當念月圓，故今早集山亭賦詩相贈，然丈夫貴乎知己。

飲酒相歡之後惟念子之歸旋爾

贈別賀蘭鈺 音纖

廣德元年公在梓潼州作

黃雀飽野粟群飛動荆榛今吾抱何恨寂寞向時人
 老驥倦驤首蒼鷹愁易馴高賢世未識固合嬰饑貧
 國步初反正乾坤尚風塵悲歌鬢髮白遠赴湘吳春
 我戀岷山芋君思千里萁生離與死別自古真酸辛
 比而賦也黃雀自北而南好食早粟止于荆榛群
 飛而去以比詩人之蹇淺也向時人傷鈺不得志
 而問之也驤首低昂騰躍之貌戰國策驥服鹽車

而上太行白汗交流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
 而哭馬驥於是俯而噴仰而鳴以伯樂之知己也
 今云倦謂無伯樂也倦驤首以比時人無識鈺者
 愁易馴以比人無知鈺之易馴者國步時運也返
 正撥其亂而反之正也此言代宗初復京師也尚
 風塵言吐蕃猶未息也悲歌二句指賀蘭言湘陽
 屬湖廣吳地屬蘇杭二府言鈺自蜀由湖廣而至
 蘇杭也岷山芋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即芋也
 時公在蜀故云岷山今在四川嘉定州即銅官山
 也千里吳石塘湖名萁即水葵赤圓而滑張翰仕

晉在洛忽思尊而歸今賀蘭在蜀而歸亦猶是也
鼻酸辛高唐賦孤子寡婦寒心酸鼻○公故人賀
蘭銛在蜀欲歸東吳故贈此以別之言黃雀未飽
野粟群飛遂動荆榛今吾忽抱何恨故寂寞嬾向
時人人見賀君如老驥倦于驥首蒼鷹愁于易馴
如此高賢人不能識固合饑貧不利於行國步雖
云返正而吐蕃猶亂風塵是以悲歌自嘆白髮思
歸我猶戀夫岷山之芋君獨思夫千里之尊與君
忽忽分袂生離何異死別不覺鼻亦酸辛寧不悲
哉

別董題

大曆三年董自岳陽泝漢水而歸鄧州故
公別時所作時公亦有適潭之期矣

窮冬急風水逆浪開帆難士子甘旨闕不知道里寒
有求彼樂土南適小長安別我舟楫去覺君衣裳單
素聞趙公節兼盡賓主歡已結門廬望無令霜雪殘
老夫纜亦解脫粟朝未餐飄蕩兵甲際幾時懷抱寬
漢陽頗寧靜峴首試考槃常念著白帽采薇青雲端
賦也士子句指董君有母在也樂土詩逝將去汝
適彼樂土小長安即鄧州故城也趙公必知鄧州

者門廬望戰國策齊王孫賈之母謂賈曰女朝出而暮還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閭里門也霜雪殘欲其早歸也老夫公自謂也解纜公自欲往潭州也脫粟漢公孫弘食一肉脫粟飯懷抱寬王逸少曰懷祖不來寒食俯至天氣晴明不見容貌使君幾時寬此懷抱漢陽府名頗寧靜地頗僻靜公欲往居之也峴首湖廣襄陽府有峴山羊祜墮淚碑在焉試考槃詩考槃在澗碩人之寬註考成也槃盤桓之意言成其隱處之室也峴山與鄧州相近故詩及之青雲端山極高

處也○公別董顛歸省其母之作言窮冬風水甚急而逆浪開舟寔難董子因念奉母甘旨之闕何知道里風霜之寒欲求樂土擬彼長安別我之日衣裳甚單蓋知有親而不知有身也且趙公有節相見必歡戒行必起母門閭之望無令霜雪徒殘老夫興感亦欲開舟攜飯未餐即欲前去甲兵飄蕩懷抱難寬顧漢陽為寧靜之區峴首實考槃之地要當養親以白帽采薇於青雲焉爾

湖中送敬十使君適廣陵

大曆四年秋公在潭州時作湖中潭州有

松湖雲湖故曰湖中今長沙廣陵今揚州
相見各頭白其如離別何幾年一會面今日復悲歌
少壯樂難得歲寒心匪他氣纏霜匣滿水置玉壺多
遭亂日漂泊濟時曾琢磨形容吾較老膽力爾誰過
秋晚岳增翠風高湖湧波騫騰訪知己淮海莫蹉跎
賦也樂難得言少壯唯難得樂事也霜匣滿言劍
在匣中而光已上騰矣玉壺多樂府清如玉壺冰
言心之清也遭亂濟時皆公自言岳泛言山也騫
騰即飛騰也莫蹉跎戒其在途勿太遲也○公送
敬君赴任揚州之作言故人間濶相見各已頭白

其如離別云何幾年始得一相會面乃今別離又
起悲歌追思少年樂事固真難得歲寒之際心尚
靡他若君氣衝牛斗心徹冰壺予則遭亂流離濟
時莫試以形言之則吾為老以量言之惟子為先
當斯時也山岳增翠湖海騰波若至官之日慎勿
蹉跎於淮海也

別蘇僊赴湖南幕

湖南道屬湖廣治

故人有遊子棄擲傍天隅他日憐才命居然屈壯圖
十年猶塌翼絕倒為驚呼消渴今如在提攜愧老夫

豈知臺閣舊洗拂鳳凰雖得食翻蒼竹棲枝把翠梧
北辰當宇宙南嶽據江湖國帶烟塵色兵張虎豹符
數論封內事揮發府中趨贈爾秦人策莫鞭轅下駒
賦也故人謂蘇徯之父公故人也傍天隅李陵詩
遊子暮何之又各在天一涯蓋湖南為天隅言其
使子遠仕也屈壯圖言嘗愛蘇之才命以為必超
騰而今居然猶壯圖之屈也塌翼不能飛也陳琳
檄忠義之佐垂頭塌翼言蘇失意也絕倒喜極之
狀為驚呼瑯琊王澄每聞衛玠言輒嘆息絕倒故
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今如在公自言消渴病

正如司馬相如之尚在也搢搢禮記長者與之提
攜則兩手捧長者之手註謂牽引而行也愧老夫
公自以不曾提攜故人之子為愧爾臺閣舊公為
拾遺時與蘇徯父同在臺閣為舊故也洗拂猶云
照拂也鳳凰雛美蘇徯也得食棲枝鳳凰之性非
竹實不食非梧桐不棲南嶽在湖廣長沙府煙塵
色時干戈未息煙塵未淨也虎豹符史記漢文帝
初與郡守為銅虎符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
符符合乃聽受之以代古之圭璋府中趨言幕府
中奔走使令之人非一人也此言蘇徯為幕客則

數論湖南封內之事而能指使府中使令之人也
古樂詩冉冉府中趨策馬鞭也左傳秦伯使士會
回晉秦大夫統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
謀適不用也駒馬之小者轅車前橫木鈎衡以駕
馬者亦謂之輶此言蘇子當以秦之策鞭良馬以
蕩平天下毋瑣瑣止過庸馬而已○公因故人之
子蘇篔往赴湖南幕府而別之也言蘇氏故人之
子棄擲於天之隅前日愛其才命不期尚屈壯圖
十年未得飛騰絕倒未驚人衆惜我消渴之病還
如在昔而獎勵提攜實愧老夫豈知臺閣故人之
子而不能加鳳雛洗拂之功雖爾竹食梧棲不假
於維持之助而北辰南嶽實切夫瞻望之情但國
步多艱兵符方動子今行矣必論事使人求得其
宜此固老夫勸勉之正義也

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三十

韻 下排律附

至德二年安祿山亂肅宗拜郭英乂為隴
右節度使加御史中丞兼太僕卿蓋節度
中丞統一方之休戚太僕卿掌廐牧輦輿
之政合之實為殊恩

本詩集詩
詔發西山將秋屯隴右兵淒涼餘部曲燁赫舊家聲
鵬鷲乘時去驂騮顧主鳴艱難須上策容易即前程
斜日當軒蓋高風卷旆旌松悲天水冷沙亂雪山清
和虜猶懷惠防邊不敢驚古來於異域鎮靜示專征
燕薊奔封豕周秦觸駭鯨中原何慘黷餘孽尚縱橫
箭入昭陽殿笳鳴細柳營內人紅袖泣王子白衣行
宸極妖星動園陵殺氣平空餘金碗出無復總帷輕
毀廟天飛雨焚宮火徹明眾愚朝共落榆楠夜同傾
三月師逾整群胡勢就烹瘡痍親接戰勇決冠垂成
營期元宰殊恩且列卿幾時回節鉞戮力掃欃槍

圭竇三千士雲梯七十城耻非齊說客井似魯諸生
通籍微班忝周行獨坐榮隨肩趨漏刻短髮寄簪纓
徑欲依劉表還疑厭禰衡漸衰那此別忍淚獨含情
廢邑狐狸語空村虎豹爭人頻墜塗炭公豈忘精誠
元帥調新律前軍厭舊京安邊仍扈從莫作後功名

欃槍音撓崢二字
相連宜讀崢音

賦也西山隴右在今陝西鞏昌府郭英义乃知運
之季子肅宗興師朔野英义以將門子特見任用
先任秦州都督乃加隴右節度使故聚兵以收復
也餘部曲秦州兵也漢光武時大將軍有五部部

下有曲燁赫張大之貌舊家聲謂知運在先朝亦為隴右節度使也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李陵生降頽其家聲鷓鴣句指叛去大臣言驛騶句指郭言策畧也容易猶言無難也言其策畧足以立功名於後日也軒車軒蓋傘蓋謂天子在外也八月之風曰高風言其時也卷旆旌言兵衆也天水即鞏昌郡名雪山在鞏昌府山高雪積夏月不消和虜和好於虜也懷惠謂和虜息爭民懷君之惠也不敢驚因和好也示專征謂受斧鉞之賜得專征伐燕薊今順天府在唐曰燕州薊州今改馬奔封

豕封大也豕猪也猪之性貪婪無厭故以比祿山左傳申包胥說秦王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觸駭鯨鯨魚之大者此美英乂也初祿山之亂英乂為秦州都督隴右採訪使賊將高嵩擁兵入汧隴英乂勞之既而伏兵發盡虜其衆以喻鯨魚之駭難禦也周秦時唐都長安即周之舊都也秦州屬鞏昌府謂英乂在周秦之地曾觸駭祿山黨也陳琳檄若駭鯨觸細網言易決也中原謂陝西河東山東等地皆為祿山所擾也何慄黷文選上慄下黷餘孽謂祿山雖亡而慶緒餘黨尚縱橫也

昭陽殿唐宮名言禍亂直入宮中也細柳周亞夫營在長安笳吟細柳言胡兵乃在唐營也內人謂宮人白衣行謂王子更衣以避亂也宸極帝星也虞翻仰瞻宸極妖星五行之氣五星之變各見其方以為殃災園陵天子墳墓金椀天子殉葬之物胡人發塚故金椀出馬總帷輕魏武帝遺令六尺床張總帷此言賊凌暴園陵也總細疏布也天飛雨謂賊焚太廟天即降雨也火徹明焚宮殿之火自夜達旦也楡木名楡椽也一云屋角斜枋師逾整言英人躬冒矢石故師嚴肅也垂成將成之頃

此勉之也期元宰即冢宰美其將作相也且列卿言今且兼太僕為列卿也回節鉞美其得專征伐既成功而歸也掃欂櫨天欂櫨皆彗星之屬三千士左傳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此美英人本儒臣而有紀綱之多士也雲梯攻城之具其梯上與雲齊攻城必破此美英人能以雲梯取勝也齊說客以下皆公自謂之詞蒯徹謂韓信曰酈生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寧有詔止將軍乎信然之乃襲破齊齊王以酈生為賣已乃烹之魯諸生此公言已能以文而輔治也叔孫傳臣願

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微班忝公自言得
通朝籍也微班謙言下位也獨坐尊官之稱漢光
武時詔御史中丞與中尉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
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榮其位最榮顯也此
期望英乂也以下皆指郭言趨漏刻漢宣帝置行
刻漏賜十郡列卿時郭為太僕卿故云然也短髮
言郭年亦向老也依劉表王粲以西京擾亂皆不
就辟乃往荊州依劉表馬漸衰公自謂也獨含情
劉機含情忍淚夜起薊門狐狸語甚言兵亂而城
邑皆廢故狐狸居之虎豹爭村落皆空而虎豹交

爭喻盜賊墜塗炭言人民陷於水火也書有夏昏
德民墜塗炭精誠句指郭言元帥廣平王俶也新
律行師之紀律也厭與壓同伏也舊京長安也此
言廣平王復京師也扈從隨肅宗之駕也末句勉
郭立功於前也○公因郭公身為美官職專征伐
故送此詩言詔發山西之將秋屯隴右之兵雖曰
淒涼部曲實能烜赫家聲彼鷓鴣則乘時而去惟
驂騑則顧主獨鳴艱難須上策之獻斯容易前程
之得今也斜日雖當軒蓋而高風則卷旆旌松悲
天水沙亂雪山和虜猶懷恩惠防邊不敢震驚古

者於異域惟鎮靜以示專征而已今祿山犯順之時但見燕薊方奔封豕周秦咸觸駭鯨中原慘黷餘寇縱橫由是箭入昭陽笳吟細柳內人紅淚袖濕王子白衣潛行妖星動於宸極殺氣布於園陵金椀盡出總帳無存幸而天未滅唐毀廟而降雨不意賊勢猖獗焚宮而烈火果愚朝落榆楠夜傾然天命中興三月而王師逾整群胡奔竄一掃而勢各就烹我公雖被瘡痍而猶接戰大肆勇決而大功將成妙譽將遷元宰殊恩猶賜列卿未知何時得回節鉞今且力掃欃槍圭竇尚有三千之士

雲梯可下七十餘城僕也耻非說客其學書生通籍曾忝微班周行羨公獨坐由是隨肩共趨漏刻短髮能寄簪纓觀公之志直欲往依劉表惟疑如厭禰衡與公此別忍淚含情可傷狐狸語於廢邑虎豹爭於空村民多塗炭公豈忘情今馬元帥有新律之調前軍有舊京之厭願公安邊以宣王威毋使功名在下可也

奉送嚴公入朝十韻

寶應元年四月肅宗崩代宗立召嚴武還

朝

鼎湖瞻望遠象闕憲章新四海猶多難中原憶舊臣
與時安反側自昔有經綸感激張天步從容靜塞塵
南圖回羽翮北極捧星辰漏鼓還思晝宮鸞罷轉春
空留玉帳術愁殺錦城人閣道通丹地江潭隱白蘋
此生那老蜀不死會歸秦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憂身
賦也鼎湖即黃帝採銅鑄鼎處象闕帝居正門外
兩邊高墻曰象魏故曰懸法象魏各衙門亦然蓋
以示政令也憲章新代宗即位法度更新也安反
側漢光武紀令反側子自安有經綸指嚴公言天
步猶時運也感激謂感時激勵以弘恢復之勢也

劉越石詩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靜塞塵謂嚴
公入朝必能從容以鎮靜邊上之風塵也回羽翮
謂嚴公將大奮恢復之威如大鵬之圖南也罷轉
春悲肅宗之晏駕也留玉帳唐藝文志有玉帳經
一卷蓋兵書也錦城人謂成都府人悲肅宗也閣
道朝廷館客之地近兩殿者隱白蘋公自謂隱於
蜀也爾雅藻之大者曰蘋莫憂身勉嚴以致身之
義也○公送嚴鄭公被召歸朝之作言鼎湖龍去
既遠而象魏法度新頌四海猶遭多難中原深憶
大臣鄭公於此務安反側自惜已有經綸感激奮

揚天步從容靜掃邊塵南圖思回羽翮北極擬捧
星辰于時聖駕初崩當晝尚思漏鼓送春罷轉宮
鷲空留玉帳之術愁殺錦城之人公今是行閣道
內通丹地于今寓此江潭徒隱白蘋自分豈甘老
蜀不死當返長安又願我公既登台輔仗節死義
以濟中興之業可也

暮春江陵送馬大卿公恩命迨赴闕下

大曆三年三月作

自古求忠孝名家信有之吾賢富才術此道未磷緇
王府標孤映霜蹄去不疑激揚音韻徹藉甚衆多推

潘陸應同調孫吳亦異時北宸徵事業南紀赴恩私
卿月昇金掌王春度玉墀薰風行應律湛露即歌詩
天意高難問人情老易悲樽前江漢濶後會且深期
賦而比也求忠孝後漢韋彪議曰求忠臣必於孝
子之門晉卞壺拒蘇峻力疾戰死三子見父歿相
隨赴賊同時見害徵士翟湯聞之嘆曰臣死於君
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於一門矣王府玉海云如
游群王府諸寶物聚馬標孤映北山移文使其高
霞孤映明月獨舉此美大卿之飽學也霜蹄莊子
馬蹄可以踐霜雪激揚文選神氣激揚籍甚言其

聲名之尊顯也應同調古詩誰謂古今殊異代可
同調南紀詩滔滔江漢南國之紀註紀綱紀也赴
恩私因被恩命赴闕下也卿月詩卿士惟月以馬
為卿故曰卿月昇金掌漢武帝作銅柱鑄銅仙人
捧盤以承露謂之金莖露言大卿近于顯要也王
春即春秋春王正月之義玉墀天子丹墀文選青
瑣玉墀度過也薰風夏月之風也應律應律呂之
律禮記八風從律湛露詩湛湛露斯匪陽不晞蓋
天子燕諸侯之詩○公在江陵送馬大卿承恩命
赴闕之作言自古欲求忠孝之臣必于名家則信

有之賢如馬君富於才術而道未磷緇文光孤映
王府去時霜踐馬蹄激揚而音聲透徹籍甚而衆
士見推潘岳陸機庶幾同調孫武吳起本出異時
于此行也北宸可徵事業南紀實赴恩私卿月遂
昇金掌王春行過玉墀薰風應律湛露歌詩天意
至高固難卒問人情到老則易生悲樽前分袂因
思江漢之廣後會相逢當重臨岐之約此則予之
心也

送梓州李使君之任

此詩公在綿州夏月送李使君赴任梓州

是年十二月公亦到射洪縣洪亦屬梓州籍甚黃丞相能名自潁川近者除刺史還喜得吾賢五馬何時到雙魚會早傳老思筇竹杖冬要錦衾眠不作臨岐恨唯聽舉最先火雲揮汗日山澤醒心泉遇害陳公殞于今蜀道憐君行射洪縣為我一潸然賦也前漢黃霸為潁川太守咸稱神明治為天下第一聲名籍甚為代丙吉為丞相除刺史漢景帝紀凡云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得吾賢即李使君五馬天子駕車以六馬諸侯以五馬雙魚囑李使君早寄書也古樂府遺我雙鯉魚筇竹中實而高

節可以為杖今出四川嘉定州邛縣錦亦出於四川故公從使君求此二物臨岐謂送至於路也舉最先考官之法賢能曰最貪污曰殿京房傳舉最當遷註以諫最被舉火雲淮南子旱雲煙火生醒心泉暑極渴甚故飲水則心醒也陳公殞陳子昂射洪縣人後為縣令段簡收繫憂憤死獄中子昂乃公故人故託使君為一弔哭也○公因李使君赴蜀欲其弔一故人而送之言黃丞相聲名籍甚原自潁川見稱近有新除刺史還喜辟得吾賢五馬何時到彼先將書信來傳吾今年老願君見惠

土儀以酬所願乃今不作臨岐之恨唯聽舉最為
先君行雖火雲有揮汗之日而山澤賴有醒心之
泉公固無虞也若我遇害之故人為我潸然一弔
是所望也

送陵州路使君之任

陵州今廢即四川潼川州仁壽縣

王室比多難高官皆武臣幽燕通使者岳牧用詞人
國待賢良急君當拔擢新佩刀成氣象行蓋出風塵
戰伐乾坤破瘡痍府庫貧衆寮宜潔白萬役但平均
霄漢瞻佳士泥塗任此身秋天正搖落回首大江濱

賦也比頻也言王室頻年多亂也皆武功時方急
於賞功故武臣皆在高位也宋鉞曰近世兵戈擾
擾而高爵厚祿皆武官高牙大纛金紫煌煌駭人
耳目我輩頭白作冷局官復何益哉通使者廣德
元年安史之亂既平而幽薊之路通矣佩刀晉書
呂虔為刺史有佩刀相者曰必三公可服虔乃贈
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
故以相與行蓋刺史之傘蓋也時又吐蕃之亂故
刺史之蓋亦出風塵以往也乾坤破言天下處處
皆殘敝也府庫貧軍餉浩繁故匱乏也但平均今

世事若此諸公宜潔正廉白不可學日前貪饕如
萬民徭役宜科使均平自無怨謗瞻佳士張景陽
曰近數佳士致身在於霄漢之上一云指路君自
此遷擢當在雲霄也泥塗公自謂也○公送路使
君之任陵州而作言王室時方多難故高官皆任
武臣今焉安史之亂既平岳牧皆用文士惟國家
急于求賢而路君正當拔擢且安史雖平吐蕃復
寇故佩刀欲成氣象行蓋咸冒風塵在在兵興而
乾坤盡破生靈受困而府庫皆空方今衆僚正當
精白一心均平庶政務效忠勤以匡王國顧瞻路
君如在雲霄之上我今困辱泥塗亦有何言秋天
搖落之時回首大江之濱無負吾情可也

奉送王信州峯北歸

信州今四川夔州府

朝廷防盜賊供給慙誅求下詔選郎署傳聲典信州
蒼生今日困天子嚮時憂井屋有煙起瘡痍無血流
壤歌唯海甸畫角自山樓白髮寐常早荒榛農復秋
解龜踰卧轍遣騎覓扁舟徐榻不知倦潁川何以酬
塵生彤管筆寒臆黑貂裘高義終焉在斯文去矣休
別離同雨散行止各雲浮林熱鳥開口江渾魚掉頭

尉佗雖北拜太史尚南留軍旅應都息寰區要盡收
九重思諫諍八極念懷柔徙倚瞻王室從容仰廟謀
故人持雅論絕塞豁窮愁復見陶唐理并為汗漫遊
賦也信州王君自郎官出典信州也并屋百姓之
家必各有屋者也有煙起無血流追言天子前時
以蒼生之困而選王君為守其效至於井邑有煙
則逃亡復業矣瘡痍無血則誅求不再矣壤歌堯
時老人擊壤之歌此時淮海無虞也自山樓言處
處城樓復堅固也白髮公自謂也荒榛地荒則荆
榛滿道也農復秋言荒年之後又復有秋收矣龜

印紐也凡官滿則解龜以歸晉陸任為太守曰謬
叨龜紐踰卧轍漢侯霸為臨淮太守被徵百姓攀
轅卧轍不許去遣騎覓劉真長遣傳教覓張孝廉
船同載詣撫軍門即張憑也此二句美王公必得
民獲上也不知倦言王必能如陳蕃之下榻親賢
也賴川陳蕃所生之地引言賴川之德徐孺子無
可報稱猶已之無可報王君也塵生公自言已曾
為左拾遺以不見用故塵生於筆也黑貂裘蘇秦
著黑貂裘以遊列國不用故裘盡敝公引以比已
不見用於當時也同雨散曹子建賦風流雲散一

別如雨各雲浮劉越石詩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
流時哉不我與去矣若雲浮鳥開口魚掉頭言別
時之景也雖北拜陸賈傳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
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尉佗雖髻
箕倨見賈賈因說佗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於是
佗乃蹶然起坐謝賈卒拜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
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尚南留即
太史公留滯周南事今公用以自比也念懷柔謂
懷來柔安也故人指王言言聞王信州之雅論則
可以豁旅寓之窮愁也陶唐理言今若得復見唐

堯之化理則無心於從政而且為方外之士也汗
漫淮南子神仙傳盧敖見一士曰吾與汗漫期於
九垓之外○公送王信州官滿歸朝之作言朝廷
方防賊盜尤憫誅求故選郎署往典信州蓋以蒼
生今日困悴故切天子向時之憂今也信州出守
井邑有煙瘡痍無血壤歌復作畫角仍吹衰老方
得早卧農夫幸獲有秋今子任滿北歸百姓堅留
過於卧轍高賢相款遠覓扁舟徐榻待予潁川何
報自愧時不我用彤筆生塵貂裘落盡貧窶難勝
然而高義終焉猶在斯文去矣未休離別竟同雨

散去留一似雲浮又况別當暑月林鳥江魚皆不
寧寂君今遠封尉佗既比拜而還歸而我獨淹淹
尚南留而未返今也軍旅應休區宇盡復九重有
諫諍之思八極有懷柔之想故徵君與我也仰王
室之維新願雅論以慰望俾吾得享太平之盛以
為汗漫之遊可也

奉送蘇州李二十長史丈之任

星坼台衡地曾為人所憐公侯終必復經術竟相傳
食德見從事克家何妙年一毛生鳳穴三尺獻龍泉
赤壁浮春暮姑蘇落海邊客間頭最白惆悵此離筵

賦也台衡地謂為宰相則居台輔權衡之地也坼
裂也晉時中台星坼張華見誅引此則李文父必
台輔之任也人所憐漢成帝時歌謠故為人所羨
今為人所憐終必復左傳公侯之子必復其始竟
相傳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相見從事
易訟卦或從王事無成克家蒙卦子克家剛柔接
也何妙年美李長史也曹子建曰終軍以妙年使
越妙年即少年也生鳳穴南史謝超宗父鳳超宗
好學有文詞盛德名譽新安王子鸞母殷淑儀卒
超宗作誄奏之帝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

此美李長史父能生佳子也三尺劍也龍泉寶劍
名此美長史也楚王使歐冶子干將鑄劍三枚一
曰龍泉其狀如登高山臨深淵者也赤壁李長史
往蘇州所經之地赤壁有三一在漢水一在濟安
一在江夏此必在江夏者姑蘇山在今蘇州之東
○公在江陵因李長史道經於此由赤壁以赴蘇
州之任而送之也言星坼台衡之地嘗為人所哀
憐公侯之位終將必得經術之任竟至相傳食德
懶於從事克家由於少年在李父為鳳穴生毛李
丈為龍泉獻劍子今浮暮春之赤壁赴海濱之姑

蘇衰白老人能不惆悵於別離之頃耶

送蔡希魯都尉還隴右寄高三十五書記

天寶十四載春哥舒翰入朝道遇風疾留
京師勒蔡希魯先歸隴右隴右今之陝西
行都司等處時翰為隴右節度使希魯在
其幕下為都尉都尉掌領五校之屬以備
宿衛以從師役揔其戎具資糧差點教習
之法令凡衛士三百人為團以校尉領之
蔡子勇成癖彎弓西射胡健兒寧聞死壯士耻為儒
官是先鋒得材緣挑戰須身輕一鳥過槍急萬人呼

雲幕隨開府春城赴上都馬頭金匱匣馳背錦糢糊
咫尺雪山路歸飛西海隅上公猶寵錫突將且前驅
漢使黃河遠涼州白麥枯因君問消息好在阮元瑜

匱匣音 罽札

賦也勇成癖張遼養銳成癖恃才成癡西射胡曹
子建詩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參差控弦破左的右
發摧月支此美都尉也健兒軍名乃絕健之兒天
寶十四載十一月於京師召募十萬衆號曰文武
健兒先鋒謂先師衆而行鋒取鋒銳之義挑戰謂
挑敵人以求戰左傳謂之致師須待也待以成功

也一鳥過美其輕捷如鳥之飛也萬人呼謂用楡
之急使萬人驚呼也雲幕漢成帝織雲幕於甘泉
宮以賜將帥開府將帥行無定居故用帛為幕曰
幕府赴上都寶應元年建卯月以京兆府為上都
時蔡都尉隨翰入朝也金匱匣馬之金絡頭也古
詩白馬黃金羈驄馬金絡頭錦糢糊駱駝之背負
物而以錦帕蒙之此之謂糢糊咫尺八寸曰咫十
寸曰尺言至近也雪山在吐蕃境上其山高峻冬
夏積雪不消今屬陝西河州衛西海在今陝之行
都司西寧衛謂希魯先勒還隴右也上公哥舒翰

也太師太傅太保謂之上公太尉亦謂之上公猶
寵錫哥舒以疾後行猶待朝廷有所錫命也突將
猶飛將謂能衝突敵陣指希魯也黃河遠漢使張
騫窮黃河之源白麥枯隴西記諸州深秋採白麥
釀酒問消息阮元瑜陳留阮瑀字元瑜少受學於
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操欲使管記室瑀不為屈公
欲因問高適安否故以元瑜比之○公因蔡都尉
先還隴右欲附問高適故送以詩言蔡子勇以成
癖而彎弓欲射西胡身為健兒寧捐軀赴闔志為
壯士耻簪筆為儒是以官得於先鋒才須於挑戰

身如飛鳥槍動人呼雲幕隨於開府春城赴乎上
都馬首金為匝匝馳脊錦以模糊今子歸也咫尺
雪山之路歸飛西海之隅直見黃河之遠喜看白
麥之枯因欲附通消息以好問高書記云爾

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覲省甫昔時嘗客遊此
縣於許生處乞瓦棺寺維摩圖樣志諸篇
末

瓦棺寺即薦福寺

詔許辭中禁慈顏赴北掌聖朝新孝理祖席倍輝光
內帛擎偏重宮衣著更香淮陰新夜驛京口渡江航

春隔鷄人畫秋期燕子涼賜書誇父老壽酒樂城隍
看畫曾饑渴追蹤限森茫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
賦也辭中禁拾遺係給事中官得以出入禁中慈
顏母也北堂詩焉得萱草言樹之背背北堂也新
孝理言天子以孝理天下也祖席居者送行者設
席於道飲以為別也倍輝光以詔許省親故有輝
光也內帛宮衣皆朝廷賜其母也淮陰驛在今淮
安府京口閘在今鎮江皆歸江寧所由之路鷄人
宮中司曉之臣因歸江寧故隔遠也燕子涼還家
之期也賜書許詔之詞樂城隍言其以壽酒奉母

城隍為樂也城下之河曰隍曾饑渴追言同許觀
圖之時愛畫如饑渴也限森茫時公在蜀畫在江
南故也森茫大水貌虎頭畫工顧愷之小字金粟
影影畫像即維摩圖也維摩居士乃是過去金粟
如來獨難忘思其畫之美也○公因許八拾遺省
母南歸而思舊遊之事故送以此詩也言天子詔
許暫辭中禁省慈歸赴北堂方今聖王以孝治天
下故祖席以之而增光內帛偏重禁服猶香夜驛
既新江航已渡則鷄人之春畫無聞而燕子之秋
涼有日明詔誇於父老壽酒樂乎城隍子之致孝

於親其心足矣若我始初之情寧恣然乎昔也有
饑渴之思今也有森茫之隔追思虎頭金粟之影
不宛然猶在目耶

送魏二十四司直充嶺南掌選崔郎中判官

兼韋韶州

大曆四年秋朝廷以崔郎中為嶺南掌選
官又以魏司直往為判官以叅贊郎中選
事公又有故人韋迢為韶州故兼寄以此
詩韶州隸廣東

選曹分五嶺使者歷三湘才美膺推薦君行佐紀綱

佳聲期共遠雅節在周防明白山濤鑒嫌疑陸賈裝
故人湖外少春日嶺南長憑報韶州牧新詩昨寄將
賦也分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五嶺在廣
東廣西之間時以崔郎中充嶺南掌選事也使者
指司直也三湘謂湘潭湘鄉湘陰三縣俱屬湖廣
長沙府膺推薦言魏司直為人所推薦而得為判
官也佐紀綱言魏此行必能輔佐崔君之紀綱也
左傳紀綱之僕期共遠願魏崔並著聲名於久遠
也在周防又願防範周密而並全高節也山濤鑒
晉山濤典選吏部並得真材謂之藻鑒陸賈裝漢

高帝使陸賈賜尉佗為南越王印，佗贈賈歸囊中
裝直千金，他物亦千金。此戒魏君以廉也。故人言
魏之故舊也。嶺南長謝孚竄嶺南，春日語客曰：昔
年洛中狂歌痛飲，惟嫌日短。今窮居嶺南，偏覺日
長。韶即韋迢，昨寄將昔者迢有早發湘潭寄公詩
有湘潭一葉黃之句，故公今亦思之也。○公因魏
司直往佐嶺南選事而送之也。言崔郎中分選嶺
南，今司直歷三湘以輔佐，蓋因才美受人推薦，此
行實佐紀綱佳聲。期君並遠雅節，宜各周防。清明
效山濤之藻鑒，嫌疑戒陸賈之歸囊。想君湖外故
人必少嶺南春，日覺長因願為報。詩州牧以伸我
繾綣之私也。

送楊六判官使西蕃

至德二載吐蕃遣使來請討賊，且脩好肅
宗遣給事中南巨州往報聘，楊其輔行也。

送遠秋風落西征，海氣寒帝京。氛祲滿人世，別離難
絕域。遙懷怒和親，願結歡勅書。憐贊普兵甲望，長安
宣命前程急。惟良待子寬，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為官
垂淚，方投筆傷時。即據鞍儒衣，山鳥怪漢節。野童看
邊酒，排金盞夷歌。捧玉盤草肥蕃馬，徒雪重拂廬乾。

慎爾叅籌畫從茲正羽翰歸來權可取九萬一朝搏
賦也海氣寒往吐蕃渡青海青海即西海在今陝
西河州衛氛祲不祥之氣言安史之亂尚汙滿京
師也別離難季珣云人世萬事唯別離最難絕域
即吐蕃贊普吐蕃王名望長安引兵進援即懷入
寇之心也惟良言南給事待楊甚厚也清自守揚
子雲以仕宦不達寂寞自守泊如也起為官以子
雲比楊判官詔出不容守也方投筆班超家貧為
官傭書甚久勞苦投筆嘆曰大丈夫無他智畧猶
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

筆硯乎引此欲其志在功名也即據鞍漢光武時
劉尚征五溪蠻軍沒馬援請行時年六十二帝老
之援乃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山鳥怪桑生聞山鳥
嘍戛嘆曰山鳥亦怪我儒衣歸也此勉楊立功而
歸也漢節蘇武牧羊事勉楊宣威異域也蕃馬健
胡人至秋則草肥馬健思入寇也拂廬蕃帳名吐
蕃聯毳帳以居號大小拂廬雖雪重其內亦乾也
正羽翰大羽曰翰願其謹慎以立功也一朝搏莊
子鵬之徙於南溟也搏扶搖而直上者九萬里此
願其得大權於一朝也○公送楊六判官贊南給

事以使西蕃也言送遠秋風正落西征海氣方寒
京師之妖氛尚滿人世之別離甚難今也絕域之
王猶懷怨怒而和親內附即欲交歡朝廷勅書遂
憐贊普而吐蕃兵甲隨入長安宣命前程甚急惟
良待子方寬子雲昔不得志楊君今起為官便當
投筆以從王據鞍以救難毋令山鳥之譏必效野
童之看尤當使金盞邊排玉盤夷捧况今胡騎方
肥拂廬安固要必慎爾叅謀之責以伸中國之威
此則功成而歸執政之權不將得於一朝也哉

送覃二判官

大曆元年公在夔州時覃二歸長安故送之

先皇弓劍遠小臣餘此生嗟蛇病江漢不復謁承明
餞爾白頭日永懷丹鳳城遲遲戀屈宋渺渺卧荆衡
菟斷航舸失天寒沙水清肺腑若稍愈亦上赤霄行
賦也先皇指肅宗小臣公自謂也弓劍遠黃帝採
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
黃帝帝上騎群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乃上
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
之子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髯號

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
曰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敝屣耳蹉跎選
云鯨魚失流而蹉跎承明殿名殿旁有廬內侍臣
直宿之屋名曰承明廬謝宗出守仇池語友人曰
吾此行當不復謁承明廬擇山水秀媚處吾斂翼
卑棲無意人間事矣丹鳳城長安也秦穆公女弄
玉吹簫鳳集其城因號丹鳳城屈宋屈原宋玉也
荆衡皆屬湖廣曰卧者時公居潭州也航小舟舸
大舟赤霄天也長安帝居如赤霄也此公亦欲歸
京之意○公在潭州因送覃二判官北歸長安也

言先皇之弓劍雖遠而小臣之餘生尚存蹉跎抱
病於江漢無由再謁乎承明故今白頭餞子丹鳳
永懷遲遲如戀屈宋渺渺惟卧荆衡竟斷於送君
之舟水清於天寒之候姑俟肺肝稍愈亦當望赤
霄以為歸矣安能鬱鬱久居於此乎

重送劉十弟判官

分源豈韋派別浦鴈賓秋年事推兄忝人才覺弟優
經過辨豐劍意氣逐吳鉤垂翅徒衰老先鞭不滯留
本枝凌歲晚高義豁窮愁他日臨江待長沙舊驛樓
賦也豈韋派劉杜本同一姓故公與劉十為兄弟

應劭曰在商為豕韋氏言一派而分者也。鴈賓秋
月令秋九月鴻鴈來賓。此叙相別之景也。年事年
歲也。推兄忝言已。雖為兄而實有忝也。經過言劉
過潭州也。辨豐劍。晉書斗牛之間有紫氣。雷煥曰
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在豫章豐城令掘獄屋基
入地四丈得石函中有雙劍。一曰龍泉。一曰太阿。
吳鈞。吳王闔閭劍名垂翅。光武帝勞馮異曰。始雖
垂翅。回溪終能奮翼。渾池先鞭。晉劉琨書。某枕戈
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爾○公送劉
十為判官。而作言源分。韋豕之派送別賓鴈之秋。

年事惟吾有忝。人才覺弟為優。經過於此。能辨豐
劍氣。逐吳鈞。垂翅傷吾衰老。先鞭望不滯留。君為
本枝。故能節凌歲晚。君之高義。尤能豁我窮愁。他
日佇足臨江。以待歡會於長沙之驛。則我之情也。

暮冬送蘇四郎。僕兵曹適桂州。

兵曹司隸校尉屬官有兵曹。從事桂州。今
廣西桂林府大曆四年十二月。桂州人朱
濟反。容管經畧王翊敗之。此詩當是時作。
飄飄蘇季子。六印佩何遲。早作諸侯客。兼工古體詩。
爾賢埋照久。余病長年悲。盧綰須征日。樓蘭要斬時。

歲陽初盛動。王化久磷緇。為入蒼梧廟。看雲哭九疑。
比而賦也。蘇季子。蘇秦字。嘗曰。吾若有雒陽負郭
田二頃。安能佩六國相印乎。引以比蘇。蘇也。諸侯
客。目。後也。古體詩。陸士衡有擬古詩。埋照猶埋光。
盧綰。漢高祖召綰。稱病不行。上怒曰。綰果反。使樊
噲征之。樓蘭。漢昭帝時。傅介子斬樓蘭王。持首還
懸於北闕。願其有討賊功也。歲陽。冬至一陽生也。
盛動。十二月二陽生也。久。磷。緇。言王化久湮也。梧
廟。在今梧州。昔舜巡狩崩於蒼梧之野。歸葬於此。
今湖廣永州府九疑山名。九疑者。其峯九九參差
相似。故名。九疑。言。後。赴。桂。州。必。經。於。此。故。欲。其。哭
之也。○大曆四年冬。公送故人之子蘇。後。往。赴。桂
州之任也。言。蘇。君。如。季。子。之。飄。飄。何。其。佩。印。之。遲。
本期早作諸侯之客。兼攻古體之詩。以爾之賢。乃
久於埋光。以予之病。惟長年增悲。方今之時。正予
立功之日也。可不入蒼梧。以弔九疑。而宣王化也。
哉。

冬晚送長卿漸舍人歸州

長卿。漸人。姓名。歸州。疑。歸。其。故。鄉。之。州。也。
大曆三年冬。晚。公。在。潭。州。時。吐。蕃。寇。邠。州。

京師戒嚴此詩必是其時作

參卿休坐幄，蕩子不歸鄉。南客瀟湘外，西戎鄠杜傍。
衰年傾蓋晚，費日繫舟長。曾面思來札，銷魂逐去樯。
雲晴鷗更舞，風逆鴈無行。匣裏雌雄劍，吹毛任選將。
賦而比也。參卿公嘗為劍南節度參謀，公自謂也。
坐幄漢書運籌帷幄之中，蕩子亦公自謂。列子人
有去鄉土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世謂之狂蕩之人
也。又古詩蕩子行不歸，南客公長安人也。今客遊
於瀟湘之外，瀟湘今湖廣長沙府西。戎吐蕃入寇
者，鄠縣杜陵皆屬長安。蓋車蓋也。家語孔子之鄰

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蓋言結交之始也。繫
舟長言已在潭州，虛費日月留連而不得行也。思
來札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札書。銷魂悲慘之
極，言不忍別也。檣帆柱也。鷗更舞，列子鷗鳥舞而
不下，此言見幾而作處困而亨，以美長卿也。雌雄
劍，干將莫邪二劍也。吹毛，劍鋒銳，雖吹來之毛亦
迎劍而斷也。任選將，言長卿任意選用，以成大功
也。○冬季長卿歸，故公送以此詩，言我昔為參謀
今不坐幄身為遊子，不得還鄉作客天涯而戎馬
深入不意，長卿傾蓋於衰年，深嗟老大繫舟而費

日今其別矣。宜音書頻寄而我竟逐行檣。尤當見機而下。遇變而貞。如匣中之劍。任君以用之。爾

夏夜李尚書筵送宇文石首赴縣聯句

李尚書名之芳。宇文名或。尚書之甥。石首縣屬江陵。時公居江陵。故於別筵而聯句也。當是大曆三年。

愛客尚書重。之官宅相賢。杜酒香傾座側。帆影駐江

邊。李翟表郎官瑞。鳧看令宰仙。宇文雨稀雲葉斷。夜

久燭花偏。杜數語歌紗帽。高文織綵牋。李興饒行處

樂離。惜醉中眠。宇文單父長多暇。河陽實少年。杜客

居逢自出。為別幾凄然。李

賦也。之往也。宅相。晉魏舒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

事此美。宇文赴石首也。翟表。書禹貢羽畎夏翟。翟

雉也。表揚郎官之瑞。江淮之南。謂雉青質。五彩皆

備。曰翟。漢蕭望之為郎官。有雉數十。常隨車翔集。

令宰仙。王喬為葉令。有仙術。以舄為鳧。東南而來。

朝帝。單父宓子賤。為單父令。鳴琴而治。河陽。潘岳

為河陽令。植桃李花。人號曰河陽一縣花。自出。宇

文乃尚書姊妹李氏所生也。左傳。康公我之自出。

○公在江陵。於李尚書筵送宇文赴任。聯句之作。

也言愛客尚書推重蒞官宅相為賢酒香傾倒坐
側帆影停駐江邊于馬翟表郎官之瑞鳧看令室
之仙雨霽雲飛夜長燭盡語數而紗帽斜歌文高
而綵綫揮洒詩酒興饒而行處為樂別離堪惜而
酒後宜眠願子此行若單父鳴琴多暇如河陽一
縣皆花是誠自出之甥離別之間能不凄然哉

與嚴二歸奉禮別

唐制太常寺奉禮二人掌朝會祭祀君臣
版位之禮

別君誰暖眼將老病纏身出淨同斜日臨風看去塵

商歌還入夜巴俗自為隣尚愧微軀在遥聞盛禮新
山東群盜散闕下受降頻諸將歸應盡題詩報旅人
賦也誰暖眼言嚴相知今既去則眼冷也商歌商
山四皓避秦亂逃入藍田山中作歌以自適盛禮
新美奉禮之官也群盜散謂來瑱自襄陽朝京師
分諸將戍福昌南陽瑱誅戍者潰受降頻是時薛
嵩以四川降張忠志以五州降張獻誠以汴州降
李懷仙以幽州降田承嗣以魏州降故云頻也報
旅人公自言題詩以報奉禮也○公與嚴二同歸
因別奉禮而作言君去誰能暖眼又以年衰而病

生故出涕如斜日之下臨風以望行塵咏商歌以
入夜與巴蜀以為隣尚愧餘生猶在遙聞盛禮紉
新今也盜散降多吾知邊將之歸者應盡矣安得
不題詩以報旅人也哉

七言古

送別類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

巢父字弱翁冀州人少與李白韓準裴政
張叔明陶沔隱於徂徠山號竹溪六逸永
王璘赴江淮聞其賢以從事辟之巢父察

其必敗側身潛遁由是知名

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烟霧詩卷長留天地
間釣竿欲拂珊瑚樹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
景暮蓬萊織女回雲車指點虛無引歸路自是君身
有僊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貴何
如草頭露蔡侯靜者意有餘清夜置酒臨前除罷琴
惆悵月照席幾歲寄我空中書南尋禹穴見李白道
甫問信今何如

賦也掉頭於事不可之狀不肯住謂巢父抱病歸
江東也列子鴻濛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也陶

淵明詩彭祖愛永年掉頭不肯住天地間吳璿見
劉楨詩曰學海深淵非璿敢量將此卷長留天地
間後知音者賞之珊瑚樹西都雜記積草池中有
珊瑚樹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
條是南越王趙陀所獻號為烽火樹又晉書珊瑚
樹生海底石上以其在海底故曰拂此言巢父歸
東遂有釣海之念也龍蛇遠左傳晉叔向之母妬
叔虎之母美而不使見叔向之父其子皆諫母曰
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懼其生龍蛇以禍女余
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後向卒受其禍引此以

見其歸之得計也風景暮言歸隱之時也蓬萊山
名因築城以為名織女星名詩豉彼織女終日七
襄回雲車陶隱居真誥朱闕內真以雲車虛轅相
適虛無登仙之路曹子建詩虛無求列仙有仙骨
棲崑老人見孫登曰君非世俗人身有神仙玉骨
神仙傳嚴青居貧忽有人以一卷素書與青曰女
有仙骨應得長生苦死留言永王璘欲留巢父也
草頭露言其輕富貴也露之在草無一朝言易乾
也意有餘蔡侯名靜者與巢父友善故意氣綿綿
有餘裕也除庭除也夜設酒於庭除前也魏文帝

詩清夜延賓客空中書鴈寄書也禹穴司馬遷南
遊會稽探禹穴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問信
法華經問訊如來何如二字本禮記○公於蔡侯
筵上亦與巢父餞別以賦此也言永王辟徵巢父
而巢父不肯少留故託病東遊於海詩卷馳名長
留於世釣竿閒暇直拂珊瑚深山大澤若龍蛇可
以隱居春寒野陰可以幽遊方是時也蓬萊織女
回雲車以相迎仙室虛無皆捕引以歸路蓋仙骨
素具於身而世人莫知其故惜永王雖欲留而
先生視如朝露於此行也凡筵雖設於蔡侯而詩
贈實申於卑末想君南尋必遇李白伏乞道甫問
安之信庶慰予衷爾

五言古

慶賀類

覽栢中丞蕪子姪數人除官制詞因述父子
兄弟四美載歌絲綸

中丞乃栢貞節時為夔州都督與栢茂林
兄弟也崔旰反茂林貞節同起兵討平之
故是詩美其一家功名之盛

紛然喪亂際見此忠孝門蜀中寇亦甚栢氏功彌存

本言集註 卷一
深誠補王室戮力見元昆三止錦江沸獨清玉壘昏
高名入竹帛新渥照乾坤子弟先卒伍芝蘭壘璵璠
同心注師律灑血在戎軒絲綸實具載紱冕已殊恩
奉公舉骨肉誅叛經寒溫金甲雪猶凍朱旗塵不翻
每聞戰場說歛激懦氣奔聖主國多盜賢臣官則尊
方當節鉞用必絕稜沴根吾病日迴首雲臺誰再論
作歌挹盛事推轂期孤騫

賦也忠孝門美栢氏也晉卞壺傳忠孝之道萃於
一門見元昆爾雅先生為昆戮力併力也言栢氏
父子有功於行陣故以忠孝稱之沸謂寇亂之甚

如湯之沸也上元段子璋反寶應徐知道反永泰
崔旰反栢氏皆討平之故曰三止玉壘山名屬成
都府時栢茂林與楊子琳討平崔旰故曰獨清入
竹帛鄧禹曰垂功名於竹帛渥恩典也璵璠美玉
名注師律易師出以律否滅凶註出師之道當謹
其始以律則吉不滅則凶戎軒詩戎車既安如輕
如軒此美栢茂林貞節共成平賊之功故血灑戎
軒也絲綸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
出如綽綸綬也綽引棺大索也言漸大也此言載
敕書於車上也紱冕紱繪於裳冕戴於首貴者之

盛服也班固西都賦紱冕所興冠蓋如雲舉骨肉
言栢氏父子兄弟也經寒溫言討罪之師自冬及
春也朱旗赤旗也天寶中諸衛隊仗所用緋色旂
幡並改為赤其諸節度亦然崔旰反于永泰元年
十月栢氏起兵平於大曆元年三月宜其甲為雪
凍經寒而至溫也侵沴根沴妖氣也以其有功必
使之膺節鉞必絕稜戾之根以報效朝廷也挹收
叙也推轂言薦舉人才如車轂之推轉也孤騫願
其獨自騫揚以立大功也○公覽栢氏父子兄弟
除官制詞故美之曰紛然喪亂之際而見此忠孝

之門蜀中寇雖大盛而栢氏功則彌存深誠以補
王室戮力以表元昆三次建功來止錦江之沸獨
行助順以清玉壘之昏是以功垂竹帛而恩照乾
坤子弟咸先行伍芝蘭壘於璵璠同心以注師律
灑血猶在戎軒綸綽具承殊恩已被奉公者皆骨
肉之親誅叛者有經年之久于今甲雪猶凍旗塵
未翻每聞戰場所說能激懦氣咸奔故於國家多
盜之日乃加尊爵於賢能之臣當佩節鉞以除殘
必銘旂常以獎烈是以我也揄揚於諷頌之間推
轂之餘以期孤騫功業爾

奉賀陽城郡王太夫人恩命加鄧國太夫人

下排律附

公自註陽城郡王衛伯玉也按本傳廣德元年代宗幸陝以伯玉有幹畧乃拜荆南節度使尋封陽城郡王當是伯玉封時其母同受封矣此又加封之爾

衛幕銜恩重潘輿送喜頻濟時瞻上將錫號戴慈親富貴當如此尊榮邁等倫郡依封土舊國與大名新紫詰鸞回紙清朝燕賀人遠傳冬笋味更覺綵衣春奕葉班姑史芬芳孟母隣義方兼有訓詞翰兩如神

委曲承顏體騫飛報主身可憐忠與孝雙美畫麒麟賦也衛青征匈奴絕大漠遂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故曰幕府以其姓衛則用之尤工潘輿潘安仁閒居賦太夫人乃御板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瞻上將言郡王節度江陵為上將也大名新言加以鄧國且以大名是新典矣紫詰紫錦之封詰也鸞回紙謂紙上之字有回鸞之勢燕賀人淮南子大厦成而燕雀相賀冬笋味孟宗後母好笋令宗冬月求之宗入竹林慟哭笋為之生綵衣春老萊子服五色斑斕之衣以娛其親班姑

史曹世叔妻班彪之女名昭博學高才世叔早卒
昭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八表及天文志未及
竟而卒漢和帝命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孟
母隣鄒孟軻母賢三徙其居而舍於學宮之旁軻
嬉遊乃設俎豆揖遜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義
方左傳石碯諫衛莊公養州吁曰臣聞愛子教之
以義方弗納於邪兩如神王獻之詞語秀麗筆畫
雄勁兩者如神江東稱為獨步承顏體孝也報主
身忠也麒麟閣名漢宣帝以夷狄賓服思股肱之
美乃圖霍光等功臣十一人於麒麟閣閣在今陝

西西安府○公因陽城郡王太夫人加封鄧國而
奉賀之也言衛幕銜恩至重潘輿送喜口頻瞻上
將以濟時戴慈親而錫號故其富貴尊榮之主郡
因土舊國與名新紫詰鸞如回紙清朝燕若賀人
且其遠傳冬笋近玩春衣奕葉相承紹班姑之史
筆芬芳美德接孟母之求隣惟義方有訓故詞翰
如神况王承顏有孝致主惟忠曰忠曰孝雙美具
矣以之圖形靈臺藏名太室不亦宜乎

秦州見勅目薛三璉授司議郎畢四曜除監
察與二子有故遠喜遷官兼述索居三十

韻

秦州今屬陝西鞏昌府瓊曜二人名司議
郎東宮屬官唐貞觀五年置四人精選名
士以居之掌侍從規諫駁正啓奏并錄東
宮記注監察御史分察百寮巡按州縣

大雅何寥濶斯文尚典刑交期余潦倒材力爾精靈
二子陞同日諸生困一經文章開突與遷擢潤朝廷
舊好何由展新詩更憶聽別來頭併白相見眼終青
伊昔貧皆甚同憂心不寧栖遑分半菽浩蕩逐流萍
俗態猶猜忌妖氛忽杳冥獨慚投漢閣但議哭秦庭

還蜀祇無益囚梁亦固扃華夷相混合宇宙一羶腥
帝力收三統天威總四溟舊都俄望幸清廟肅惟馨
雜種雖高壁長驅甚建瓴焚香淑景殿漲水望雲亭
法駕初還日群公若會星宮臣仍點染柱史正零丁
官忝趨棲鳳朝回嘆聚螢喚人青駉裹不嫁惜娉婷
掘劍知埋獄提刀見發劓侏儒應共飽漁父忌偏醒
旅泊窮清渭長吟望濁涇羽書還似急烽火未全停
師老資殘寇戎生及近垆忠臣辭憤激烈士涕飄零
上將盈邊鄙元勳溢鼎銘仰思調玉燭誰定握青萍
隴俗輕鸚鵡原情類鶴鴒秋風動關塞高卧想儀形

賦也雅正也猶言正人也寥濶寥落也斯人指薛
畢言典刑舊法也詩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潦倒
龍鍾貌嵇康書足下舊知吾潦倒龐踈不切事情
精靈精明也二子薛畢也諸生公自謂也突與深
邃貌爾雅室東南隅曰突西南隅曰奧濶朝廷濶
色皇猷也舊好公自言與二子交之久也頭併白
言皆白也古詩相看俱白頭眼終青阮籍善為青
白眼見佳客則用青眼見俗客則用白眼菽豆也
劉孝標絕交論莫肯廢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漢

書項羽歲饑人貧卒食半菽逐流萍喻已與二子
皆流蕩無依如萍之逐水也猶猜忌言世情薄也
忽杳冥言天下亂也漢閣王莽誅甄豐連及楊雄
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至雄恐不免從閣上
投下幾死哭秦庭吳入郢中包胥求救於秦秦兵
未出包胥哭於秦庭者七日勺水不入口秦乃發
兵救楚還蜀司馬相如還蜀扃牢獄闕門也囚梁
梁孝王怒鄒陽下獄吏將殺陽從獄中上書王立
出之還蜀二句公自喻也時謫為華州司功一羶
腥言胡兵亂華也三統天統地統人統也天威天

子之威左傳齊桓公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四溟四海也舊都指長安俄望幸蔡邕曰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為僥倖故曰幸顔延年曰蒼方動宸駕望幸傾五州清廟清靜之官詩於穆清廟肅雖顯相此二句言復長安而祭宗廟也雜種漢書羌胡雜種其類不一高壁壁壘高也瓴甕似餅者建瓴漢高祖紀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若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建覆也此言賊壘雖高而平之易於建瓴也淑景殿望雲亭皆在西內會星言帝初還宮百官朝者若聚星馬仍點染宮人仍舊作文

字也柱史御史零丁子獨貌官忝公自言也趨棲鳳自述為拾遺在諫省也嘆聚螢亦公自謂也騷神馬名娉婷佳人也公自喻不見用亦以美二人不自眩也掘劍發劔二句比二子也侏儒御馬短人也身長三尺漢武帝時東方朔待詔公車俸祿薄未見召用一日給侏儒曰上以若等無益於縣官欲盡殺汝曹侏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上過侏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陛下言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何恐侏儒為對曰臣朔言亦死不言亦死侏

儒三尺餘俸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長九尺亦俸
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
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幸罷之無令但索長安
米上大笑因令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焉亦比二
子也忌偏醒楚屈原既放行吟澤畔顏色憔悴漁
父問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此屈原曰衆人
皆醉我獨醒漁父曰何不餽其糟而餒其醑何故
深思高舉自令放為此公自比也涇渭二水皆在
長安公寓秦州去長安為近故懷望之也羽書以
鳥羽插檄書馳告四方欲其速也近垆郊外謂之

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垆鼎銘銘功於鼎也調
玉燭燮理也爾雅四時調謂之玉燭青萍寶劍也
握青萍持劍以平亂也鸚鵡隴地所產故其俗輕
之想儀形言不忘也○公在秦州見故人薛畢二
子同時遷擢而賀之言大雅執政之臣何其寥落
今得二子尚有典刑交期愧余潦倒材力羨子精
靈二子同陞諸生猶困文章有以開幽暗故遷擢
足以潤朝廷余獲舊交情猶未展且聞新作更憶
復聽一別而頭已白再逢而眼終青追思昔日同
心之好重感於今流蕩之萍顧今俗態猜疑妖氛

杳冥每慙投於漢閣共議哭於秦庭避亂無地世
變方殷賴帝收三統總四溟舊都望幸清廟維馨
高壁雖堅而建瓴甚易於是香焚淑景水漲望雲
法駕既還群公畢會宮人仍染文字御史正爾伶
仃予也棲鳳忝趨囊螢欲聚惟予與女徒令驟哀
之青實切娉婷之惜幸而子也劍知於獄刀發於
劓共飽類于侏儒子固有名揚之日偏醒忌于漁
父予卒無利用之期是以窮渭望涇覺羽書之猶
急疑烽燧之未消師戎馳驟忠烈銜悲上將守盈
邊鄙元勲功勤旂常因思玉燭之調誰定青萍之

握鸚鵡雖輕於隴鶴鴿情切於原故當秋風動塞
惟卧想儀容馬爾

承沈八丈東美除膳部員外阻雨未遂馳賀
奉寄此詩

東美八丈名膳部禮部營膳司也員外次
郎中一級並坐以論政者公自註府掾四
人同日拜郎

今即西京掾多除南省郎通家惟沈氏謁帝似馮唐
詩律群公問儒門舊史長清秋便寓直列宿頓輝光
未暇申安慰含情空激揚司存何所比膳部默悽傷

貧賤人事畧經過霖潦妨禮同諸父長恩豈布衣忘
天路牽騏驥雲臺引棟梁徒懷貢公喜颯颯鬢毛蒼
賦也西京今陝西西安府長安屬焉唐時謂之西
京掾漢制以曹官為掾言其有所負荷也南省禮
部也通家公與沈氏相通往來也似馮唐指沈言
明其相遇之晚也群公問言沈之能詩也王仲宣
流落荆南多有知名士日問詩律舊史長沈既濟
有良史材為史館脩撰東美其胄也便言新秋初
涼便於居室也列宿漢明帝時館陶公主為子求
郎帝不許曰郎官上應列宿司存言為官之職各

有司存默悽傷杜公祖審言嘗為此部郎中故有
感而傷也霖潦妨言阻雨不得賀也諸父長言已
與八丈如父兄之相禮敬尊之之詞也布衣忘言
沈居高位必不以杜為布衣而忘之也雲臺淮南
子雲臺之高高註高際於雲也貢公喜漢王吉字
子陽為諫議大夫與同郡貢禹最相友善世稱曰
王陽在位貢禹彈冠颯颯淒涼貌鬢毛蒼公自傷
其老也○公因故人沈八丈授官阻雨難賀故奉
此詩言今日西京之掾多除南省之郎惟沈氏為
通家似馮唐之謁帝群公多問詩律史長實舊儒





